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

鄉飲酒義

姚氏際恒曰鄉飲酒不必盡同鄉飲酒禮古人爲文雖共爲一事亦必另措手眼不規規以某義釋某禮如後世拘儒所云也　又曰禮記諸篇大抵經周禮剽竊其義而改易其節目者皆爲註疏屈禮記以從之一一解壞如此篇第謂先王之法鄉有司相與尊賢爲賓于庠以著飲酒之禮耳儀禮詳說註疏乃謂此篇前後凡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

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
黨正蜡祭飲酒蓋因篇中有鄉人士君子句遂亥
援周禮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三職以鄉人為鄉
大夫以士為州長黨正以君子為統稱鄉人士其
牽合附會如此所謂篇中有四事者實無一事也
各詳文下
陸氏奎勳曰孔疏此篇有四事一則賓興賢能二
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
黨正蜡祭飲酒按周禮鄉大夫之攷三年而後興
賢能此則每舉疑有未合本篇云合諸鄉射後篇

自有射義則所云州長習射飲酒者亦未合也餘二說近之但周禮今已殘缺據儀禮首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鄉大夫先生謂鄉中大夫士致仕而爲師者擇賓必以齒德兼備者當之介與三賓以次遞降也月令有大飲烝之禮其一燕羣臣于路寢後篇所記燕禮是也其一食三老五更及羣老于學主于尚齒尊賢鄉大夫行于鄉學所用禮樂雖有差等若尚齒尊賢之意則何殊焉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與篇中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一條甚

合蓋因鄉而及黨因烝而及蜡也雜記所云若舉國若狂疑是魯之流弊使然非周之初制矣禮運孔子與于蜡賓觀鄉黨云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知孔子齒猶未老當在三賓之列

姜氏兆錫曰此釋儀禮鄉飲酒也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聚會燕飲之禮也注謂周禮三年大比興賢能則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眾寡以其禮禮賓之而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亦行其禮其州長習射及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皆以屬民而飲于序則此蓋飲于鄉之達禮也然

鄉人凡有聚會當行此禮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亦其意也但其禮或較畧矣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

方氏苞曰鄭注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鄉宜作卿周官鄉大夫興賓能之後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乃所以終前事爲後舉張本不得謂飲國中賢者尹吉甫飲御諸友而張仲在焉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是爲卿大夫飲國中賢者所以别爲一體也

任氏啟運曰按賓興之禮在正月先鄉大夫飲之

君將進之王又賓禮之養老之飲在十一月蜡祭之飲在十二月賓養皆三年一舉州射一年春秋二舉黨祭一年一舉餘無時賓射尚賢蜡祭時會尚齒養兼齒德鄉飲酒禮見儀禮第四此亦其傳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絜與潔通

孔氏穎達曰州黨曰序必是無室但有虞氏之庠周以爲鄉學夏后氏之序周以爲州黨之學明夏時之

序則有室周時州黨之序則無室也序名雖同其制則别又鄉學雖為序亦有東西牆謂之序故鄉飲酒或云序東西州學雖為序據其序内亦有堂稱故鄉射或云堂東堂西也

彭氏曰三揖者將進揖一也當陳揖案陳謂堂塗二也當碑揖三也三讓如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皆致尊讓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孔氏曰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序黨正云屬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此鄭孔皆援周禮鄉大夫州長黨正三職為說

與此絕不合不可從孔又曰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于鄉之庠學不別立也按學記明言黨有庠孔必謂黨無庠鄉有庠其佞鄭欺世如此餘說尤多皆是欲蓋彌彰者不悉辨孟子曰庠者養也此言庠門者義取鄉飲酒近于養老下云尊賢養老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總明其尊讓絜敬之義也庠學名鄉曰庠州黨曰序主人疏謂鄉大夫也觶爵也三揖三讓見聘義但在學與在廟異耳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以揚之也拜至者賓至升堂

主人于阼階北面再拜也拜受者主人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也拜受者賓受爵而拜拜送者主人送爵而拜拜既者賓既卒爵而又拜也鄉人疏謂卽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

按疏謂士爲州長黨正葢指侯國而言若王朝則鄉大夫爲上大夫州長爲中大夫黨正爲下大夫不得謂州長黨正爲士也其謂主人爲鄉大夫者亦本鄉而言若州射黨祭則又州長黨正爲主矣

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鬭辨矣不鬭辨則無

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于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遠于萬反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而生而尊讓絜敬之俗成矣禮行而至于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於鬬辨而免於人禍

又曰先王之制禮也有道非苟為繁文飾貌升降之末者也

姚氏際恒曰故聖人制之以道句陳可大屬下節未妥郝仲輿以故聖人制之為句以道鄉人士君子為句亦未妥不若從註疏屬上節為是

方氏苞曰古者祭祀鄉射皆獻酬交錯俾族姻鄉黨時時聚會以通其歡忻則爭慢無由生而鬬辨自遠矣末世暴亂之興皆由于鬬辨然後知先王之禮乃所以消禍於無形也

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姚氏際恆曰鄉人士君子鄉人總名謂鄉人之士君子郎指賢之爲賓者也鄭氏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君子爲總指鄉人士悉謬

陸氏奎勳曰舊本故聖人制之以道屬首節陳東滙改爲次節首句鄉人士君子鄭注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君子爲鄉大夫士家農師云鄉人中之士君子皆不如京山郝氏說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作一句讀總在首節之末愚謂道即道齊之道鄉人謂鄉中平民則下文所云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也士君子兼賓介主僎而言觀下文所云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豈不存化導之義乎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備即其儀物及其人與地以明

之也房所謂東房也其之者設奠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閒也供之者供于賓也右謂西也北面設尊而設元酒在尊面也棠屋翼也設洗于庭當之東翼也儀禮鄉飲酒注曰凡設尊之法醴尊皆於隱處示其質也故士冠禮禮子士昏禮禮婦醴皆設在房內也酒尊皆于顯處示其文也故鄉飲酒鄉射特牲少牢有司徹皆設在房戶之閒也燕禮大射禮設尊在東楹西者君尊專大惠也懸按儀禮注以質文相對爲言用醴故質用酒故文也此則以非賓主者與賓主相對爲言用醴以禮子若婦而已故在房

此用酒則主賓相爲禮矣故在房戶之閒而不在房
也

方氏苞曰士君子秀民也鄉人兼僎者而言也聖人
制此禮所以開導鄉人之秀者僎者使觀感而興於
行也秀者見禮則僎者慕矣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
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僎一作全鄭讀遵今如字

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
旁死魄皆謂月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則謂

月十六日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

知其謬而曲狥之故其說相戾之甚

王氏應麟曰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于大辰

焉公羊傳大火伐北辰為大辰也漢文帝詔上以累

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

陳氏澔曰或謂介有剛辨之義僎有輿入之義各從

其類義或然也

萬氏斯大曰按下文云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主

人坐于東南坐僎于東北言其方也又云賓必南鄉

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言其鄉也考儀禮鄉飲酒

第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位皆不屬焉不明言方與鄉故此義特詳之然射義有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鄉射未射之先其飲酒與鄉飲酒禮同其布席也賓南面主人阼階上西面皆正鄉也二禮相通可互見鄭注鄉飲酒禮曰賓席牖前南面主人阼階上西面介西階上東面亦是正鄉俗儒方氏不通經義乃創爲賓面東南介面東北主人面西南正鄉爲偏向天下後世奉而行之莫有覺其非者是可歎也

姚氏際恆曰取象之說近迂然圖行文好看則可耳

美氏兆錫曰陰陽卽後言日月也三光注謂三大辰也名見爾雅辰之言時以天之政教所出故名也贊皇浩曰立賓象天以尊之也立主象地以養之也陰陽補天地者也三賓爲衆賓之長其輔賓亦象之劉氏曰月本望後生魄然明盛則魄不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方東出朔後三日之朝月將西墜則明讓魄而魄乃可見矣故讓至于三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也四面見下文謂賓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也或曰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也方氏苞曰賓以義立主人以仁接故以象天地之對

待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故以象陰陽之流通月行正當日下則明掩而爲晦漸遠則明生是月與日相讓而後明生也明生而後魄可見故曰三日而成魄朱子以疏義爲非但以既望而生魄爲義不當曰三日而成李光坡曰歷家以朔及前後二日爲食限此時月切於日渾然是魄所謂三日而成魄也謂之讓者朱子解月幾望爲陰盛亢陽則成魄非讓乎

齊氏召南曰乃席賓主人介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獨缺僎不言僎坐東北賴有此記耳

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

張子曰坐有位者禮主于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于敬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

姚氏際恒曰賓坐西北介坐西南僎坐東北主人坐

東南以四隅取法天地四時之氣上所謂四面之坐象四時是也後章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東方卽此東南取春產物爲言故但言東是西鄉也祇緣欲取象四時之氣故必坐于四隅而賓西北隅自必南鄉主東南隅勢不能向賓而向介則是賓主不相鄉矣禮無不賓主相向者其義失之張子厚爲之說曰禮不主于賓主欲以尊賢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夫君南面臣北面非尊君乎何不可以尊君者尊賢也此曲說也由是陸農師意其主賓必當相向則又因而誤解于後之賓必南鄉節曰介必東向據此坐而東北明矣

然則主面西北賓面東南僎面西南皆可知則又誤以四隅之方爲四隅之向大禮所在安有不正其席而側坐者乎孔子席不正不坐之義謂何是明以本文南鄉爲東南向東鄉爲東北向謬亦甚矣郝仲輿猶其解則又于後之賓必南向節謂此一節亦一家之說與前坐小異如解投壺末節之魯鼓薛鼓者然尤可笑也又謂鄉大夫尊貴禮不齒于鄉人鄉人賤而居賓位不得不隅主人亦隅坐而向之其解隅向之義固謬矣其謂主人爲鄉大夫前亦駁鄭以主人爲鄉大夫之非而于此仍自蹈其轍又可笑也又曰

鄭氏曰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又以鄉大夫職糾纏無謂

姜氏兆錫曰主厚其德仁之道也賓謹其義禮之道也聖通明也謂於禮義通貫顯明也聖既立制由是敬天理之節體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吾身之實理故曰得于身也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主于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于敬主故賓主不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浩齋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于自然者聖之謂也禮得于身之謂德由學乎道術而後禮

得於身則與先得于人心之同然者亦無異矣故曰
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
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學術
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王氏應麟曰春秋正義引辨名倍人曰茂十人曰選
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禮記正義引之以爲蔡氏白虎通引記別名五人曰
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
傑萬傑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方氏苞曰鄉飲酒之禮衆賓衆子弟壹以齒爲序而不論其身與父兄之爵等則少者或以爲屈而老者亦爲之不安賓介與衆賓壹以德行道藝爲準並不論其齒之少長則立于階下者或不能平而席于堂上者亦爲之不適聖人制禮使與于斯者各自體認其爲長爲幼之道知尙齒貴德並行而不相悖乃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同然事習而心安故謂之德也

又曰鄉飲酒之禮凡在列者皆士也農工商不與焉故專以學術道者爲言不惟賓介三賓以德行道藝爲衆所推是謂得身凡與于斯禮者有所觀感興起

皆以求得其身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于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飮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立于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飮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姚氏際恒曰是席之正是席之上必有譌

姜氏兆錫曰疏曰主人獻賓賓卽席祭所薦脯醢又祭酒此賓敬主之禮也賓旣祭酒乃俎上取肺嚌于齒此賓嘗主之禮也又飮主人酒入啐于口此賓成

主之禮也席末謂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中唯啐酒在席末又嚌肺先祭後酒此各取便文言之耳祭薦祭酒嚌肺皆以表敬故在席中啐酒以入口故在席末在席中是貴禮在席末是賤財啐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觶則膓中之實盡矣故遠在西階上也呂氏曰敬禮也食財也人所以爭者無禮而志于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
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
鄉飲酒之義而孝弟之行立矣弟音悌下同行下孟反所謂孝之孝當作教
趙參父問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爲記鄉
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
爲記黨正飲酒于庠序以正齒位序之位今詳考其
文前有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云云固足以見賓
興之意後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亦足
以證序齒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

夫與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何取于黨飲而爲是義朱子曰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並舉之耳

陳氏澔曰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豆當從偶數今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按鄭改易鄉飲酒爲黨正飲酒鄉射爲州射屈禮記以從周禮其妄甚矣又曰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鄭本意旣

以鄉飲酒爲黨飲酒鄉射爲州射而又畧示回護本文曰或則鄉之所居州黨其辭遁窮如此孔氏曰此州黨謂之鄉鄉之所居此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長黨正爲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爲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長黨正飲酒可也其依阿鄭意迂曲可笑又如此愚謂禮記爲鄭孔以周禮解壞夫豈誣哉　又曰孔氏曰鄭知此經所說是黨正正齒位者以儀禮鄉飲酒之篇無正齒位之禮今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知是黨正正齒位之

禮按鄉飲酒記云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則鄉飲酒何嘗不尙齒乎胡邦衡曰鄉黨篇云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亦謂五十六十者而此經下云少長以齒則鄉飲豈無正齒位之禮乎此駁亦快又按鄭孔本謂禮記之義釋儀禮之禮乃又謂儀禮鄉飲酒無正齒位之禮則是禮記之義非釋儀禮之禮矣欲附會周禮竟忘其前說何也　又曰按射義云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與行鄉飲酒之禮故此亦言合諸鄉射可見禮記諸義于飲酒而言射于射而言飲酒其非釋儀禮之禮益信矣

蔣氏斯大曰按儀禮但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不及齒序故此義詳之言六十者坐知唯六十以上者得與飲酒坐列言五十者立侍知五十以下者不得坐也故儀禮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卽指五十者也注疏不察謂儀禮爲賓賢能此爲正齒位不思戴記冠昏射鄉諸義皆就儀禮爲之發明闡補其闕畧不能互明其義而强爲分析多見其支離也又孔疏謂儀禮之賓介皆以年少爲之不更誣乎。又曰賓介豆數有常此專指衆賓言儀禮未詳故義明之於此見鄉飲酒禮賓介之外衆賓皆以

序齒不得踰故儀禮獻眾賓升拜受者唯賓長盡鄉黨莫如齒理宜然也

姜氏兆錫曰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陳注豆當偶數此十年但加一豆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而非賓賢能之飲與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合諸鄉射也

方氏苞曰此節爲黨正屬民飲酒以正齒位之禮無疑但宜退置篇末則節次分明而意義相貫蓋鄉飲酒之爲國政者鄉大夫興賢能一也州長習射謂之鄉射而與賢能之後亦用此禮以詢眾庶二也黨正

之齒位三也自篇首至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專言與賢能之禮一人之所記也鄉射有賓無介則篡正之正齒位及蜡飲可知矣自鄉飲酒之義至禮之大參又一人之所記也其釋賓主介僎位鄉與前記有同有異則非前人所記明矣此節則因與賢能而及正齒位又曰合諸鄉射所以補前記之闕也或即前人所記或別出一人皆不可知然必如是而後鄉飲酒之施于國政者備若鄉大夫飲同官及國中賢者則私家之事又別無與義故弗之及耳前因三賓而推之國立三卿以爲政教之本此因養老

而合諸鄉射以爲教成國安之本辭意相應似出一人之手豈編次者誤置于前或錯簡歟儕伍之長尚宜尊而況天顯之義乎他人之老尚宜養而況生我之恩乎鄉大夫州長黨正在民上者猶且尊養其所治之民而況父母諸父諸兄爲已所怙恃承奉少小保抱相攜持者乎故必知尊長養老而後能設誠于孝弟也野人椎魯與父兄耦俱雜作或至勃谿見上之人尊長養老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以豉反

孔氏頴達曰王者以尊賢尚齒爲教化之本易取簡

易之義重言易易猶言蕩蕩平平取語順也

姚氏際恆曰自此至後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見荀子樂論篇

姜氏兆錫曰此又引聖言以見鄉飲之係于王道而下七節備明其義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姜氏兆錫曰速謂即家召請之也貴謂賓介賤謂衆

賓也隆殺謂隆賓而殺介及衆賓也方氏曰主酌賓爲獻賓酌主爲酢主又答賓爲酬此施于賓主之禮至於介則省酬至于衆賓則惟升而受爵坐祭酒立飲酒而已故又省酢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顧氏炎武曰按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而歌是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衛靈公聽新聲于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則此後世徒瑟之所由興也

姚氏際恆曰一人荀子作二人按鄉飲酒禮立司正之前一人舉觶其後乃二人舉觶則此一人爲是

陸氏奎勳曰夾漈鄭氏謂笙奏有聲無辭据孔疏云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故儀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也按六詩多寡不倫

孔氏以笙合歌之說雖有可疑然堂上堂下之樂必交和而作則笙奏未嘗無辭亦足以破夾漈之妄說矣

姜氏兆錫曰入入堂下也謂鼓瑟之工入升堂上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既終則主人酌以獻工于是吹笙之工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則主人又酌以獻工也閒代也謂堂上與堂下代作堂上先鼓瑟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為一終次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崇丘為二終又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為三終也合樂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

作歌關雎以鵲巢合之歌葛覃以采蘩合之歌卷耳
以采蘋合之也告者告樂正以告于賓也樂備工出
則主人之吏一人舉觶將以旅酬主人乃使立司正
以相其禮也獻酬歌樂是和樂立司正則不流矣
方氏苞曰李光坡云一人揚觶在未歌之前立司正
在旣歌之後記者以類相從故連言之
任氏啟運曰孔謂堂上工歌關雎堂下笙吹鵲巢合
之堂上工歌葛覃堂下笙吹采蘩合之堂上工歌卷
耳堂下笙吹采蘋合之賈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
奏二南六詩朱子是賈說愚謂孔分三終甚明但須

見堂上堂下二詩合奏耳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姚氏際恆曰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無算爵此云沃洗者即主人之贊者也無算爵在旅酬之後則此言酬終于沃洗者與鄉飲酒禮亦互異矣　又曰孔氏曰此鄉飲酒之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按此因黨正有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文故以黨正

爲蜡祭若然鄉飲酒則安燕不亂黨正飲酒則盡醉若狂先王何爲獨教鄉而不教黨乎且黨正正齒位者若盡醉至于狂又安能正之于此亦見周禮之誣而鄭孔援之者之妄矣

姜氏兆錫曰浩齋曰前言介無酬衆賓無酢者此言賓酬主主酬介介酬衆賓者歌後行旅酬時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必以齒是弟長自貴至賤則無遺矣

又曰浩齋曰前此皆立而行禮至徹俎後乃脫屨升堂坐燕舉爵無數是安燕也禮朝以聽政而政畢始鄉飲是不廢朝夕以修事而飲畢猶治事是不廢

夕雖至于終賓主猶無缺禮豈若一國若狂而至於亂者哉

方氏苞曰李光坡曰旅酬畢後使二人舉觶賓介主僎徹俎降脫屨升堂行無算爵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在無算爵節內鄉飲酒記所謂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本二節而記者一之疏云因旅酬遂連言無算爵見無不周偏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行去聲此總結上文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

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姚氏際恆曰說皆近迂賓以天象之以天子之位尊之尤迂　又曰朱仲晦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旣生魄卽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之言耳劉氏曰以月魄思之望後爲生魄然人未嘗見其魄蓋以明盛則魄不可見月之魄可見惟晦

前三日之朝月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墜明始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不可復見矣蓋明讓魄則魄見明不讓則魄隱愚按不有朱駁之誤不見劉解之精學者兩閱之始了然矣故並載焉

陸氏奎勳曰上文既言紀之以日月三光自當屬星公羊以北斗之外伐與大火皆為大辰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据此以說三光亦通　又曰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云云故書言哉生魄旁死魄皆謂月

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皆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疏知其謬而曲徇之故既有月明盡而生魄之說又言月二日而生魄何相戾之甚耶今特著之以明述此義者之謬不足深究云按朱子此條明以戴記多出漢儒後之考禮者必能辨正其訛而後必知其是矣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申上文之屬之義也浩齋曰鄉飲之禮莫先于賓主立賓主者經也次立介僎者紀也次又立三賓者參也政教必有經有紀有參然

後可行故爲本也不言象陰陽而言象日月者前言其氣此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始出介在西南象月生明也　又曰祖猶法也洗謂盥器也四方皆有海稱左海者据東海而言也方氏曰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坎位居北者本天位也其流歸東者因地勢也浩齋曰盛禮以養賓生氣以養萬物故陽氣發于東方祖而發之海水之委也酌于阼東故洗在阼水在其東有左海之義也元酒注謂即水也一謂五齊之首泛齊也以元酒行禮乃後王思禮所由起而教以不忘本也　又曰蠢生動貌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德

合天地故產萬物者聖也假大也長養則大故為仁也揫斂縮之貌察嚴明之貌大以夏時之長養而為仁則斂以秋時之嚴明而為義矣中為物蓄于中藏謂德因于內故中為藏也聖知本藏于冬而發于春仁育本見于春而大於夏蓋亦貞下起元而四德互為表裏始終之意與天子處北面南故有四德之象而凡居上臨民者亦皆體此意也介必東鄉以下八句當在賓必南鄉之下合為一節呂氏曰天子南面而賓亦南向者尊賓之至也介閒也坐賓主之間以閒之也方氏曰飲食主人所造產育萬物之象所以

居東也　又曰三賓亦三卿之意故爲政本參即參之以三光之參方氏曰必三讓以成禮者象月之三日而成魄必立三卿以成治者象歲之三月以成時書曰卿士惟月此之謂也嫌三賓不足爲政教之本故又發此以申之餘並見上文按篇中所釋名義及所引孔子之言乃先王之化所以自鄉而國自近而遠與仁與讓故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以此也但其中所釋法象各條閒涉新巧殆非聖賢平實之旨蓋漢儒之文與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此下乃別一人所記其中有前記所未備

者故後儒並存之疏謂覆明上記之意非也　又曰造造於東方也主人之造於東方以主人養賓亦有産物之義也非造作飲食之謂

射義

孔氏穎達曰禮射有三一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賓射諸侯來朝天子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射人云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賓射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也其侯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畿內諸

侯大射止張熊侯豹侯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遠尊得伸也一曰大侯天子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豹鵠而麋飾三曰豻侯胡犬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則麋侯也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蓋降君一等則糝侯豻侯其鵠三分侯中而居其一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𦐊謂之鵠鵠者取名于鳱鵠小鳥而難中故以中之爲雋其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糝七十豻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賓射王射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卿大夫一侯三正士豻

侯二正鄭云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
正損元黃二正或以朱綠二侯者三正一侯者二正
而已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賓射用
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畿
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禮文之意諸侯
既同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
正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天
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
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其
耦射人云王六耦諸侯四耦卿大夫士三耦謂畿內

也若畿外諸侯以下則皆三耦也天子大射則在廟
賓射則在朝諸侯亦在朝天子燕射則在寢諸侯亦
在寢惟諸侯大射不顯畿內畿外之異鄭云大射于
太學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
國外相會則在境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卿大夫
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
射于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
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二是庶人
無侯亦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
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

陸氏奎勳曰長樂陳氏雖云射有大射賓射燕射聘射鄉射州射武射軍射之殊以余斷之天子諸侯之射皆稱大射而州射卽鄉射也射必有燕燕必有賓故儀禮止有鄉射大射二篇是足以統之矣若聘射所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當聘而帶及射明是二項陳氏誤引禮射兼五物武射主皮乃禮之變者卽云軍射樂記云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明是掩武修文改軍射從禮射也陳氏又復誤解

姜氏兆錫曰此釋儀禮大射鄉射諸侯之義也按易

絜辭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
諸睽而虞書云侯以明之乃取射以觀德之義諸侯
之射卿大夫士之射爲鄉射其以觀德行則一也餘
見喪服小記及冠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
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
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姜氏兆錫曰註曰言別尊卑老少然後射以觀德行
也呂氏曰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以禮樂以養人之德
故先行燕與鄉飲之禮而爲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

序也愚按此節與燕義首節互相錯簡燕義之首古者周天子之官節當冠于此篇之首而此節當冠于燕義鄉飲酒義二篇之首其各爲篇內發端甚明而舊未正其脫誤也

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姜氏兆錫曰此首言容體比於禮也中禮而後志正體直志正而後持弓矢也審體直而後持弓矢也固

故射可以觀德行也

方氏苞曰內志正則無分雜故觀之審外體直則無

懈惰故握之固然其正其直非可以旦夕矯強而合也故可以觀德行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葛氏斯大曰按儀禮大射諸侯與其臣燕而射也其

終奏貍首以射而衆耦之大夫士不以采蘋采蘩鄉射卿大夫士飲酒于鄉而射也其終奏騶虞以射而記又言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若以此義文為正則鄉射用騶虞為僭矣豈儀禮亦不可信乎此不可解闕之可也

陸氏奎勳曰以騶虞為二官名說同賈傳餘皆斷章取義貍首之樂會時取所云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之樂循法義取蘋蘩盛湘教成之祭采蘩之不失職義取夙夜在公其說不盡合詩人本旨而反近于洙泗之傳

姜氏兆錫曰此言節比於樂也節者謂歌詩一終而一發一矢以爲節也周禮射人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五節節雖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九節則先五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七節則三節以聽五節則一節以聽也騶虞召南篇騶虞官山澤官呂氏曰彼茁者葭則草木遂一發五豝則鳥獸蕃于嗟乎騶虞歸功于二官也天子發德育萬物故以是爲射節而樂官備貍首篇亾舊說曾孫侯氏以下疑即其詩蓋諸侯與其臣以時燕會習禮故以爲射節而樂會時采蘋采蘩亦召南篇名采蘋詩言

大夫妻能奉法以佐先祀猶從政者能奉法以修國政故卿大夫以爲射節而樂循法采蘩詩本言諸侯夫人供祀無廢厥職而仕者之守職亦如此故士以爲射節而樂不失職也功成德立統王侯卿大夫士而言禮覩德行而樂觀盛德者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和則成于樂矣故德行盛也

方氏苞曰騶牧虞衡皆得其職則賢才眾多而任舉審當可知矣注以一發五豝爲義似未安　又曰明乎其節之志故德行立不失其事故功成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

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文比禮比樂之義而以天子之選諸侯卿大夫士者明之也疏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升也但驗禮樂徵德行更於射辨之耳男子之事義見前文

方氏苞曰選以助祭也倦怠跛踦不可以行禮射以辨之必强有力而能比于禮樂始得與執事下獨言試士者諸侯卿大夫雖不與執事廟有定位若諸侯所貢士射不中則不得與祭也知然者朝會之期羣

侯戚在不能盡與執事卿大夫或老耄不能執事或形體不完如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而爲正卿宗廟豈容不蒞祭義君牽牲卿大夫序從蓋雖不與執事必在序從之列也　又曰自卿大夫以下雖有禮事不得用樂即從君賓祭不過禮容寓于目樂聲入于耳不能人人身其事而盡其志也惟射則要節而行儀雖愼而猶恐其失循聲而發聽雖審而猶恐其有違故曰盡禮樂蓋禮與樂交動于一時而人人盡志於此故可以立德行也郊廟朝廷之事雖禮樂備具而不可數舉惟射則無地無時不可以不習故聖王

務此以政教可卽此而通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

姜氏兆錫曰此又承上文以天子試士而行賞罰于諸侯者明之也

方氏苞曰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者千八百國所貢之士王朝豈能盡用以義揆之凡試之而得與于祭

者必使入太學三年大比留王朝者不過十之一二而餘歸其國以備上士二十七人之選蓋惟成國之卿乃命于天子使夫夫庶士一任其自置設遇回適昏庸之君專任胥壬則民受其病故必試于王朝教之成均以習知其才行而後備官于其國司士又以三年稽侯國之士任而進退其爵祿所以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歲獻每歲職貢也貢士雖以三歲爲期而必與每歲歸職貢者偕是當歲獻之時貢士也漢制上公吏者與計吏偕蓋即其遺制

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

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陸氏奎勳曰孔疏以爲貍首詩又大戴禮投壺篇末有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是亦貍首詩也家農師及藍田呂氏以原壤所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亦屬貍首之逸詩氣體絕殊未免附會而或云象文貍首近鵠巢御之將之成之亦時會之道則何以不云鵠巢而改稱貍首謬戾甚矣四正具舉鄭注以四正爲正爵四行家農師据周禮射人之文謂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正今以大戴逸詩四侯且良參觀知農師之說爲長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言諸侯之君臣體天子之制以務射也流亾謂讓削也稱曾孫者本始封而言如左傳曾孫蒯聵之類是也正舊謂正爵也具皆也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卒然後射也御侍

也燕安也羣臣無有安處而皆侍君燕射以習禮則
安樂而有名譽也凡此乃天子養其諸侯以修禮樂
而息征伐而亦諸侯所自爲政以致燕譽而寧邦家
之具蓋極贊美之也
方氏苞曰自爲正者正身以正其國也射以繹已之
鵠不中則反求諸身如是而臣不肅民不安者未之
有也以善養人恃有此具耳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
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亾國之大夫與爲人後
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王氏應麟曰呂與叔云孔子溫良恭讓其于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于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非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

姜氏兆錫曰矍相地名如堵牆言眾也鄉飲之禮將旅酬使射者一人爲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延進也進其來觀欲射者僨敗亡覆也與爲人後謂求爲人之後也僨軍無勇亡國不忠求爲人後非孝子子路言此三者皆不得入其餘乃入而入者僅半也

方氏苞曰後大宗小宗乃先王經禮故注謂宗族旣爲其人立後而此人復求爲之後然禮無二後雖末世無此況風教盛隆之世乎與繼父同居繼父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因爲之服謝此之謂爲人後耳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姜氏兆錫曰公罔姓裘名之語辭序姓點名揚舉也語即於旅也語之語延射故執弓矢旅酬時將合語矣故揚觶也裘言衆人之中有幼壯而孝弟耆耋而

好禮不同乎流俗而守死善道者否乎是當在此賓位也于是先時之入者又半去矣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蔣氏斯大曰鄭注曰射畢有使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不言有此行否可以在此賓位也此于儀禮有据而或有謂舉觶是罰爵者夫罰爵乃勝飲不勝不勝射時已定飲酒時何煩再問若謂預揚未罰之爵益無据矣其兩言在此位非謂于此時始定賓位也蓋因旅酬時鄉人觀禮者尚多

故因舉觶于賓而語此以儆動之見唯如此者得居賓位也使之勉進于德耳

姜氏兆錫曰曲禮九十曰旄百年曰期稱言也年雖高而言道無違亂也厲猶少也子路直指惡者斥之則無此惡者自入裘與點但與善者留之則無其善者自退裘言尚疏點言愈密矣此條引孔子之射以明觀德之義也

方氏苞曰公罔之裘所語鄉黨自好者尚可勉而至若好學不倦則智識日進于高明好禮不變則操行不易于危險耄期稱道不亂則年高德劭而教澤及

人視之表所諂者益難故能自信者尤少也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

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

姜氏兆錫曰此申上文審固之義也繹尋也舍正也

尋其所志則中所當止如父志于慈而止慈子志于

孝而止孝之類是也

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

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

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又承上申射侯之義也鵠者侯中之的也周禮司裘注云侯用虎熊豹麋之皮爲飾又方制之爲準的著于侯中謂之鵠鳱鵠小鳥難中故取名焉也以爲父鵠謂以射鵠爲爲父之鵠也餘放此得爲諸侯謂有慶不得爲諸侯謂有讓方氏曰鵠一也而父子君臣異名何也各隨其所志以爲之鵠是之謂各繹已志也射者不特父子君臣而四者人之大倫言射爲諸侯者人臣莫貴于諸侯以見雖至貴亦由射而得也朱子曰射中則得爲諸侯此等語當善會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

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此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方氏苞曰射不中者屢讓屢削地絀爵卽不至于易位亦不可以爲成國矣必如是然後君臣盡志于習禮竭心于擇士所以野無遺賢萬邦咸甯也

天子將祭必先擇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陸氏奎勳曰澤謂近水之處如辟雍之繞豐水泮宮

之臨泮水皆當有射圃也訓澤爲擇漢儒以字說經往往有牽合之處

姜氏兆錫曰澤宮名疏謂寬閒之地近水澤爲之蓋先習而擇之也射宮即學宮又試之也慶讓前文所謂君有慶君有讓是也進言爵絀言地互文也

方氏苞曰古者辟雍泮宮必近水澤而爲之則澤乃學宮也宜在近郊射宮宜在國中近于公宮爲君與羣臣國子習射之地雖於傳無徵理則宜然

故男子生桑弧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

食之謂也飯扶晚反食音嗣

陳氏澔曰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皆男子之志也

陸氏奎勳曰射天地之說烏可入經不如賈傳新書懸弧之禮射東西南北中央又云中央高射四方皆三射小戴以意删改天台陳氏叔進嘗駁之

姜氏兆錫曰此又承上申男子之事之義也穀祿也人臣所以先事而後祿者正以始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其毋食之也故曰飯食之之謂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

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陳氏澔曰爲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而反求諸身

姜氏兆錫曰義見孟子此亦申前文志正體直之義也　又曰鄭注揖讓而升下爲句朱注揖讓而升爲句按朱義尤該宜從之此又引孔子之言以明進退周旋必中禮之義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

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姜氏兆錫曰此復引孔子與詩之言以申比於禮樂而能中之之義也郊特牲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言其難也苟循節發矢而無有失雖賢者中和正直乃能之而不肖者不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爵罰爵也言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于爵者不敢當養禮也蓋亦以見其周旋中禮之義也

方氏苞曰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此道其常若亂賊奸宄則每有過人之技勇不可以羿與逢

蒙之善射爲疑也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九終

浙江書局重刊

高復祥校

戴克敦校

樊　熙校

續禮記集說卷一百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燕義

湯氏三才曰諸侯無事朝畢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事君燕勞之二也卿大夫聘還燕之三也四方聘客燕之四也

黃氏啟蒙曰燕有四諸侯無事朝畢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而樂之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賓客與之燕四也此皆諸侯之燕禮王燕今亡

姚氏際恒曰此燕義文似釋燕禮然亦有不同處
其首節誤入周禮之文宜删之説各詳文下
陸氏奎勳曰賈公彥燕禮疏云燕有四等諸侯無
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
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知
臣子類聘還與之燕者四牡勞使臣是也知有王
事之勞燕者下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
夏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是也
知君臣無事有燕者魯頌有駜詩鄭箋云君臣無
事則相與明事明德君以禮樂與之飲酒燕樂者

以盡其歡是也知異國聘賓有燕者聘禮所云燕與時賜者是也按聘禮之燕其義自屬下篇使還而燕間行之典亦與此無涉惟所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近之矣而說者尤未詳夫君之燕臣一則以其有助祭之勞如所云大飲烝是也一則因射而設故燕禮有射人告具射人命賓之文則有駜所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自今以始歲其有明屬飲烝之樂古之諸侯豈其無事而燕者夜燕猶非禮之常無事而燕更不足列于禮矣

姜氏兆錫曰此釋儀禮燕禮篇之義也蓋鄉飲酒

行于鄉燕禮行于朝行於鄉者主以鄉老鄉大夫之屬而賢能耆老之屬與之行於朝者主以諸侯而卿大夫之屬與之

方氏苞曰冠昏鄉射聘五篇皆首揭本義不應于此篇篇首漫引周官庶子之文且終篇言燕羣臣並未及公與族燕之禮而篇首特言及庶子之職何義乎蓋因篇末有獻庶子之文注家引周官以證而編者誤置篇首耳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國有

大事則率國子而致于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卒依注作倅七對反大子之大音泰卒伍之卒子忽反正音征

芮氏城曰此燕禮乃諸侯之禮與天子官何與周禮夏官諸子職掌與燕飲何與雖經內有獻庶子及庶子執燭之文然其受獻士舉旅以後皆執事與旬人闇人相聯乃諸侯官之最卑者燕禮之行貴者眾矣不舉其職而先最賤者何哉删之為當案此必他書斷簡攙拾者

見下有士庶子就位于下字遂取此以附耳今姑另斷爲一章

姚氏際恒曰掌其戒令至末周禮夏官諸子職文按小戴在元成之世其時周禮尚未出燕義既經小戴手定且爲小戴以前之文自不應預引周禮也而此有之者何探其故必杜子春鄭衆輩讀燕義見文中有庶子名因文王世子有庶子之官曰庶子正于公族與此庶子名同又因周禮諸子與文王世子庶子之職同遂妄以諸子爲卽此庶子而書其文于篇首以符合之鄭氏誤据其本認爲燕義之文而併注之耳其非本篇原文極易見者有三禮記他篇從無周

禮之文一也此周禮序官之義與燕義毫無交涉二也禮記諸義其發端語曰昏禮曰聘禮曰鄉飲酒之義此一節下曰諸侯燕禮之義正同不應其前又有他文三也若其以周禮之諸子爲卽此庶子尤謬周禮諸子本襲文王世子庶子正于公族之職而易名爲諸子取庶諸音近叠因文王世子之庶子與燕禮燕義之庶子絕不同故易之後儒以周禮之諸子爲文王世子之庶子可也爲燕禮燕義之庶子不可也据周禮諸子爵下大夫而燕禮云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獻左右正內小臣如獻庶子之禮又云

胥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燕義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又云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按庶者眾也乃卿大夫士之子未有爵命者有大事則隨父趨事于君所如後世之以子入衛者然故燕禮燕義皆以後于士先于左右正內小臣而爲執役之事如此則安得以此庶子爲即諸子乎其不可引周禮之文以釋此明矣從來解者率依文爲解或謂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本文明曰古者天子之官有庶子官或明知其與燕義無涉而爲之移于篇末焉噫千年夢夢今始醒覺豈不可嘆哉

陸氏奎勳曰以周天子之官而目爲古者余謂諸義乃高堂生所推衍不信然乎因禮文所云獻庶子于阼階上末又云宵則庶子執燭亦由爾時周禮莫行恐人不知庶子所職故先詳言庶子之官本作諸子屬夏官諸庶相近而訛義則無異

姜氏兆錫曰吕說似核然味文義終不甚協按此節與射義篇首古者天子之射節篇簡互錯詳見射義及本篇第五節

方氏苞曰李光坡曰周官諸子下大夫王朝之庶子也儀禮燕禮獻之在士舉旅之下與內小臣等侯國

之庶子也案秋官朝大夫每國有庶子都則每都有
庶子在府史之下蓋庶人在官掌都家士庶子之徵
令禁戒者不得與於燕之禮所獻庶子則周官諸子
職會同賓客作以從王之羣子春秋傳同盟于戲從
鄭伯之門子蓋國子及其倅非庶子之官也侯國庶
子之官宜包羣士中曰古者周天子可見是漢儒解
經之文　又曰庶子之卒謂衆子之副貳於適子者
周官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或入太學或居虎門而舉
學於師氏保氏其衆子則諸子掌之仍學于鄉學
又曰司徒所起戎士則司馬正之庶子所致國子則

正于太子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皆使公卿大夫士之子與之俱所以恩義周浹而國勢深固也　又曰國子當爲諸子文誤也蓋國子司馬不正其倅則甲兵之事猶聽于司馬惟凡國之政事如力役社田追胥之類諸子之官得存游倅而使之修德學道也謂之游者以其學道術而無職事也周官師氏職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春秋傳鄭人游于鄉校皆此義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

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姚氏際恒曰公降席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燕禮文君席阼階上者燕禮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是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者燕禮賓與主人皆升自西階之時也宰夫即主人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者燕禮記與卿燕則大夫爲賓是也

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燕禮文

姜氏兆錫曰爾近進前也定位統君卿大夫而言也

居主位則對賓位爲主賓矣莫敢適之義則明其爲
主賓而不純于主賓也　又曰此及下節申上文爲
主賓而不純于主賓之義也宰夫周禮下大夫主膳
食之官以君尊莫敢亢禮使以獻賓而爲主此以曲
全其爲主也公卿尊近于君復以爲賓則近尊偪上
若大夫位卑雖暫尊爲賓而無所疑此又以曲全其
爲賓也

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
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
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

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甯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甯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稽音啟以道之道音導

陳氏澔曰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于西階上

楊氏復曰案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

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奠觶答再拜公卒爵賓下拜公答再拜畧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注云不言君酬賓於西階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

姚氏際恒曰燕禮云公坐所取大夫所媵爵觶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此與同以下言爵祿取民皆從燕禮推廣及之亦不沾沾釋其義也

姜氏兆錫曰正道謂分田制里之屬後上下二字謂

君民先言平日臣忠君君厚下之道以明臣降拜而
君答拜之意而後則因君臣而及君民也和寧承二
者而言而以君臣爲主故以君臣結之以此精語而
推則射義篇首與此篇首之互相錯簡益明矣
方氏苞曰人臣虛受爵祿而不思竭力盡能于國事
則君必惡之人君虛取什一而不能明正道以道民
則民必憾之故必上下各盡其道然後和親而不相
怨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
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

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
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差初宜切
彭氏曰主人酌獻君爲君行第一旅次爲卿行第二
旅次爲大夫行第三旅次爲士行第四旅次獻庶子
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也
姚氏際恆曰上卿上大夫小卿中大夫大夫下大夫
也燕禮云卿席設于賓左賓左賓東也又云大夫繼
賓以西賓西也不言小卿惟大射云小卿賓西可以
爲證孔氏曰小卿次上卿者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
小卿在賓席之西大夫次小卿者燕禮大夫在小卿

之西故燕禮云繼賓以西東上也按燕禮無小卿賓
西之文乃大射耳故正之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謂
位在堂下也孔述燕禮文而云士庶子旣受獻立于
下亦非也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燕禮記云唯公
與賓有俎卿無俎大夫無脅是俎豆有等差也又云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是薦羞
有等差也孔氏謂燕禮不載無以言之亦非也惟牲
體等差無文耳燕禮記云其牲狗是狗體之等差也
陸氏奎勳曰方氏以旅爲序中庸章句訓爲眾余謂
舉旅者舉所奠之爵義與祭山之旅同據燕禮宰夫

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上俱卒爵主人又洗觚酌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觶以酬賓賓于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是君先舉所奠之觶以酬賓而後賓以其觶酬卿大夫義固然矣卽卿舉旅行酬亦是君先舉

奠爵或酬賓而後及卿或徑酬卿惟意所欲記連上文獻卿而曰卿舉旅行酬賓則君爲卿舉也大夫舉旅士舉旅皆君舉所奠爵隨意酌之而其人以爵行酬也至庶子則但主人酌獻于阼階上君不復爲之舉奠爵矣

姜氏兆錫曰此終申言舉旅于賓之義也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東小卿在賓席西皆南面東上遞相爲次是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階上庶子受獻于阼階上皆退立于阼階下是以次就位于下也旅酬之禮下大夫媵爵

于君君取以酬賓賓即自行旅酬于西階下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大夫士以至庶子至庶子則君不舉酬而庶子亦不自行旅酬矣凡獻皆宰夫獻之舉酬皆君自爲之大夫士舉之等差謂品物至次多寡之數疏曰其等差燕禮不具載蓋器數多不可攷矣

聘義

黃氏啟蒙曰聘有天子無諸侯有諸侯事天子者有鄰國交相聘者此篇乃鄰國交聘之禮

姚氏際恒曰此聘義亦多釋聘禮然聘禮是諸侯使

使臣於鄰國此不盡屬其事又有聘禮所無者則亦非專釋聘禮也後二章與聘義無涉宜刪之各詳下文

陸氏奎勳曰言聘禮甚略而篇終言射言玉其文頗繁疑非小戴之舊

姜氏兆錫曰此釋儀禮聘禮之義也篇末問玉一條宜別爲一章家語與經解閒居等雜爲篇可見石梁王氏曰此因聘禮用玉故問玉之德以附此篇也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姚氏際恆曰聘禮有上介一士介四據此文則聘禮所言乃屬諸侯此通五等言之固非專釋聘禮也又曰禮器云諸侯七介大夫五介此云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不同者彼以親行言之此以使卿出聘言之也周禮大行人諸侯七介子男五介者合禮器之說也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者合聘義之說也而增以上公九人者亦因聘義上公七介而云也

姜氏兆錫曰此首言聘卿介數之義也周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禮下于君二等上公介當九人其卿

行聘則七介也侯伯子男倣此

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陳氏澔曰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于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命也質正也于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爲序主君在內迎賓者自北向南爲序

萬氏斯大曰按儀禮聘賓一人介五人大夫爲上介

士四人為衆介亦曰上介儀禮舉侯伯言之也然則七介者上介一人士介六人也三介者士介一人士介二人也介紹而傳命就行聘時賓升堂致君命而言紹繼也繼賓而進也方行聘于廟也賓立廟門西主君立于中庭擯者出請命賓執圭入門左介皆入門右北面西上賓與主君揖讓升堂致命升堂唯賓一人而上介衆介亦必繼賓進立于門左蓋主君尊並已君不敢質器其禮也故禮器亦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傳說謂上介次介末介與上擯承擯末擯相繼而傳命此本大行人交擯旅擯爲言詳考儀禮聘之

日厥明訝賓于館訝迎也賓至于朝入于外在大門外之西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主國出接賓者擯者出請事主君即出迎請賓行事公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大夫上擯賓揖門左衆介隨入公再拜賓避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入擯介隨入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門側之堂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請賓致命賓執圭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介止于此三揖主君與賓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其行禮節次如此何嘗有擯介相繼傳命之事乎鄭氏亦知其無此事而注擯者出請事則又援此介紹而傳命之文設

爲旅擯之說乃曰此但旅擯不傳命又曰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然則記何以言于聘義也哉此牽合周禮之誤也覲禮亦無交擯傳命之事

姚氏際恆曰注疏据周禮司儀兩君相見則交擯臣聘于君則旅擯交擯謂賓介上下相傳旅擯謂賓與上擯相對而語然本文但言介紹傳命正不必以周禮糾纏解釋耳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言始聘相接之義也禮兩君相朝介傳命主國之上擯受主命出傳于承擯承擯傳與紹擯紹擯傳與賓之末介由是末介傳與次介次

介傳與上介上介乃傳與賓賓遞傳至上上亦如之謂之交擯若卿行聘陳擯介不交擯謂之旅擯惟聘卿自傳本君之命于主擯而已尊猶敬也質正也君子通謂賓主也於所敬者不敢正自相當故設擯介相傳以致其敬而旅擯亦同此意也凡傳命必備擯介此言介不言擯後言擯不言介皆互文

方氏苞曰質謂樸質而無文即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之義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

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姚氏際恆曰三讓而后傳命聘禮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是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入廟受是也但聘禮無三讓之文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聘禮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也君使士迎于竟聘禮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是也大夫郊勞聘禮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是也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聘禮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時是也

孔疏此處引聘禮倘未合今正之北面拜貺聘禮公當楣再拜時是也

陸氏奎勳曰據儀禮賓至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後乃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記不云上大夫其文畧矣陳氏集說未能詳考

姜氏兆錫曰傳命謂傳賓命也賓在大門外見主君陳擯待以客禮故不敢當而三讓乃傳命延入大門至廟門將欲廟受故又不敢當而三讓乃入廟門也初入廟一揖當階又揖當碑又揖爲三揖既至階主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先升賓乃升

也按聘禮不言三讓傳命三讓入廟蓋省文與　又曰勞之言慰用束帛勞之近郊也拜君命之辱所謂拜貺士大夫迎勞君拜迎與拜貺凡皆敬也　又曰總結上文也侵陵即後外不侵內不陵也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覿大歷反還音旋食音嗣下同

黄氏震曰半圭曰璋賄以貨言贈以送言

姚氏際恒曰卿爲上擯三句聘禮文君親禮賓聘禮公拜送醴是也賓私面私覿聘禮賓覿及賓面加覿

幣是也但順文勢以私面叙私覿之前耳致饔餼以下皆同聘禮　又曰周禮大行人上公擯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蓋因聘禮聘義言諸侯主國待賓客有三擯故以爲王朝待賓客有五人四人三人之分自不足据然兩義不同任存其說猶可也孔氏欲以聘禮聘義紐合周禮謂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此孔氏之禮耳吕與叔曰大行人五人四人三人此王朝迎賓之擯也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則主待賓客之擯上公當三人侯伯二人子男

一人此又執周禮以補聘禮聘義亦屬杜撰

陸氏奎勳曰據儀禮還圭璋之後賓裼迎大夫賄用

束紡又賓行舍于郊使卿贈如覿幣則賄贈明是二

項注疏集說皆欠詳明集說補正云還玉時卿并以

賄往贈非主君之贈也此亦誤解觀下文明云受于

舍門外如受勞禮知卿爲君贈非自贈也嚴陵方氏

曰享盛于食燕盛于享余謂享以訓恭儉燕以示慈

惠是饗乃禮之隆者謂燕盛于享其義未允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始聘以及既聘相接之義也承

擯承上擯也紹擯繼承擯也禮者聘畢而主君親執

醴以禮之也此皆言君盡禮于賓也私面者私以禮物面其卿大夫私覿者私以禮覿其主君也此言賓以禮自盡也致饔餼者牲殺曰饔生曰餼賓介就館而主君使卿致禮也還圭璋者賓執圭璋爲信主君受之而今使卿還之也賄贈者賄用束紡即今之絹也享食燕者饗禮食禮在朝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無常數此又言君盡禮于賓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享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

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姚氏際恒曰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解者謂王制所云諸侯聘天子此晉文襄霸時所制說見本篇此所云諸侯自相聘是已然何以適相同亦有可疑按聘禮篇末有小聘一節則前文爲大聘矣然皆無比年三年之文不但無其文而其義亦別聘禮篇首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記云久無事則聘焉若然則非定爲比年三年之制可知矣今聘義之言如此孰謂禮記之義專釋儀禮之禮乎

陸氏奎勳曰此周禮所謂殷相聘也殷者盛也卽大

聘之謂鄭氏于周禮訓殷爲中尙隔一針

姜氏兆錫曰此繼結其義也比年每年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誤之言錯謂禮節錯誤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積子賜反乘繩證反食音嗣

彭氏曰每牢有餁熟之腥殺之餼生之

姚氏際恆曰出入三積何聘禮無五牢之具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羣介皆有餼牢同聘禮乘禽

曰五雙聘禮記云乘禽曰如其饔餼之數則上賓饔餼五牢是五雙也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聘禮文此亦同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姚氏際恆曰藉厚用財以爲內不陵外不侵之計此春秋戰國時人之說非可訓也聘義止此

方氏苞曰禮意篤邦交固則强臣巨族不敢有輕上之心故曰內君臣不相陵也周衰强臣柄國皆私自

結于霸主強鄰而其君之邦交反不及焉然後顯背其君而無可如何魯季孫意如衛孫林父陳慶虎慶寅之徒皆是也禮之止邪也于未形觀此亦可見矣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孔氏穎達曰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爲聘璧琮爲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爲享也皆爲享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又申始終相接之義以結之

也聘禮君用圭夫人用璋享禮君束帛加璧夫人加
琮及禮畢受璧與帛而還圭璋者圭璋以行禮故重
之而不敢受璧琮與幣以行財故輕之而不必還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
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
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
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
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
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以
立義也所貴于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于有行者貴

其行禮也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禮義戰勝而用之于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于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乾音干莫音暮上齊則皆反解佳買反長丁丈反有行之行下孟反治直使反

鄭氏康成曰勝克敵也或爲陳

姚氏際恆曰此一章朱仲晦謂鄉射之義失次在此徐伯魯因而直改聘射聘字爲鄉字皆非也蓋不知

此爲後人妄增其云貞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乃用禮器子路爲季氏宰章中語以言祭者移而言聘射也又所云飢渴不敢食飲不惟無與于聘卽鄉射亦安有此不惟無與于鄉射卽大射亦安有此若然何必臆斷爲錯簡而且改聘字爲鄉字乎此章旣與聘義無涉而其語尤多疵宜刪之

姜氏兆錫曰此又統明聘射之義以總結之也謂之有行卽所謂貴其行禮也行不以禮雖有所行不謂之有行矣有行之謂有義所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

也有義謂之勇敢所謂勇而無禮爲亂也呂氏曰節
之多唯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君臣父子長
幼之義呂氏曰節文之多惟聘禮爲然故曰至大禮
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于節文之中人之所
苦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
君子自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于禮義戰勝而
教化行矣此國所以安也疏曰以親父子和長幼此
謂鄉射之前鄉飲酒之禮有齒次父族之事故云也
射義云諸侯之禮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
先行鄉飲酒禮故此總結之也酒清肴乾之屬燕禮

與鄉飲禮初行之時事同于饗皆如此至脫屨升坐後乃盡歡飲食矣長樂陳氏曰聘禮射禮皆養諸侯而兵不用然又言有事則用于戰勝何也蓋先王之禮可以杜亂而不能必其不亂者天也非人也在人者不可不修在天者則順之而已故用之于戰勝亦至于無敵也愚按疏說以射包燕與鄉飲之禮其說最融而呂氏又謂聘禮既聘享酌醴禮賓而已無所謂酒清肉乾也特其節文與射等而約言之耳今者聘後有享食燕之禮猶射前有燕與鄉飲之禮皆相包之詞也然則呂氏說殆未盡歟

方氏苞曰疏以賀明行事日幾中而禮成謂聘享是也以日莫禮成決此節爲射禮則固矣記者總言聘射聘兼饗燕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惟享禮則然日莫人倦則燕射之所同也專以屬射事義俱不可通　又曰以正君臣三句疏以三者屬射亦非也親父子和長幼並以旅酬言古者伯叔父可稱父兄弟之子即謂之子聘禮有燕則有旅酬安得皆以屬射且受享于廟禮辭多稱先君嗣君繼世友邦交聘親其父以及其子正聘之本意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

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姚氏際恆曰此一章後人因聘義用圭璋故書此論玉之文于後第取其圭璋特達句義耳與燕義之書周禮文于首者正同雖無大悖然亦無與聘義並可

删也其論玉亦多附會語

陸氏奎勳曰鄭注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釆色也改經從已是烏可訓當從家農師說以孚尹爲信正

姜氏兆錫曰碈石似玉者縝緻也猶言密察也栗堅貌猶言貞固也劌傷也猶言和義也越猶揚也詘止貌樂記止如槀木瑕病瑜美也美惡不偽飾也尹陸氏謂正也達如達陽屋達淵泉之達用玉氣無拂達也虹爲天氣山川爲地脉特獨也聘禮執圭璋獨爲通達不加餘幣也莫不貴天下共由之也詩秦風小

戎之篇　又曰馬氏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鎭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享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達于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達于天也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用其達于德與道也

方氏苞曰孚信也尹正也石韞玉光必外見吾圭之德信正于中則其光澤必旁達于外而識者能辨之

故曰信也

喪服四制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以上諸篇每篇言義此不云喪服義而云喪服四制者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按以上諸篇言義者于儀禮故多別說而此篇雖明四制反多合儀禮喪服之文若但以篇名爲義便爲記儀禮之義篇名非義便爲非記儀禮之義得非以皮相乎　又曰此篇爲吾儒之言較三年問不殊霄壤列上帖

陸氏奎勳曰此亦喪禮義疏記者之意得毋以喪服本自有傳而故變其體歟首作總冒下分應之高宗諒闇一條學公穀末一條學孝經蓋石渠議禮之新篇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孔氏穎達曰禮體天地天地所生之物皆以禮定之法四時變而從時也則陰陽吉凶異道也順人情下四制是也

吳氏澄曰禮之大體體天地者總其綱下三者分其目陰陽之氣四時之序卽天地也人生天地間其情與天地之情通故天地足以該人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內各備陰陽

陳氏澔曰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不獨喪禮爲然故曰凡禮之大體

姚氏際恆曰謂訾禮者指老莊也故曰此篇爲吾儒之言禮並言吉凶盡之矣尙見典刑周禮軍賓嘉直是妄添耳

方氏苞曰天地之生人本有疏戚故喪服以恩制而有隆殺所以體之也天地之設位本有高下以義制而有輕重所以體之也事理顯著且別見于經記故不復發揮而下所復解者惟陰陽四時人情也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姜氏兆錫曰吉凶異道以下始專以喪禮申之四制卽謂恩理節權不言體天地省文也蓋四時法陰陽則人情順而天地不待言矣

方氏苞曰舊說四制謂恩義節權名篇之義則然此四制則謂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也若以恩理節權詁則恩理二制不可變而從宜也殯而食葬而沐小祥而除服大祥而聽音變而從宜也四時之變以漸故曰取之四時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鄭氏康成曰服莫重斬衰也

姚氏際恆曰喪服傳言父至尊此言恩厚與之不同然下云父在爲母齊衰見無二尊也又主尊一邊說似相牴牾古者于父母之喪皆言三年近世變而與

古同此可主恩言以父母之恩均重也今既分別則當言尊不當言恩耳

姜氏兆錫曰門內之服皆恩制獨言父者舉其重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鄭氏康成曰資猶操也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孔疏大夫之臣事大夫爲君大夫尊貴臣能盡敬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孔疏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爲君同爲南面臣能極敬

姚氏際恒曰貴貴尊尊皆指君言

姜氏兆錫曰五服各有義服皆為義制獨言君者亦舉重也揜蔽斷絕也有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揜義也有君之喪不敢私服義斷恩也資猶用也人臣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敬同而服同乃貴貴尊尊之大義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姚氏際恆曰此節注疏屬上節節制是也蓋母喪亦應三年因父在以節制也與權制義別古文多參差不排觀下始死三日不怠下又有制節之言可見疏引皇氏熊氏並屬下權制非也或欲移于權制者也之下而自爲一章益妄已

朱氏軾曰告民有終句總承上謂示人哀宜有終時也

陸氏奎勳曰古不祭墓可以不培非所語于後代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事本傳訛記者漫信之而爲是語尤不可訓

姜氏兆錫曰毀瘠容也此所謂性猶言知覺運動卽生之謂也三日而食粥虞祭而沐首小祥而受練大祥而鼓琴哀破而不補繕壟成而不培益凡此不以哀毀疑死而漸示民有終也故謂之節制下又卽恩制而例言之也愛母如父者主于恩尊父如君者推於義而守節以達權亦在其中矣故此條不言制而制皆備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

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汪氏琬曰古人之居喪也哭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旣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如是則無不病者故曰非擔主而杖爲輔病也夫安得有不病者歟今人之居喪也哭泣不哀飲食居處如故其違禮也多矣而又逆億古人之不能病不亦悲夫　又曰婦人之不杖也傳謂不能病故也假令哀毀而能病則聖人許之已豈遂禁其以杖卽位乎然則傳也喪服也或言杖或言不杖者蓋兩相發明也婦之言服服

事其夫非未嫁女子之稱孔頴達童女之說不可信

姚氏際恒曰杖者至不能病也大意同喪服傳而較

彼詳畧有法禿者不髽三句同問喪然彼主哀言此

主權言則彼義爲勝矣

陸氏奎勳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

其杖關轂而輠輪者于是有爵而後杖也爵而后杖

禮之變記者見近昧遠亦屬强疏　又曰謂任喪

主之職也鄭注以擔爲假殊失厥旨近閱藍山呂氏

解與余適合

姜氏兆錫曰子者王侯世子居喪未卽位之稱也王

侯若大夫士其德重其病深故杖各以爵授此即下
文之扶起杖起二者是也或曰擔主者喪服傳無爵
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謂大夫士之嫡長雖無服
爵而尊其爲主故假以杖也或曰輔病者喪服傳非
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王侯卿大夫士之衆子雖非
主而皆杖是輔其病也不能病者以未成人之婦人
與童子不能成禮也婦人成人則杖若未成人則否
未成人亦稱婦人者猶言丈夫婦人之長殤也官備
物具不假言而喪事行者謂王侯自居喪及其世子
居王侯之喪也以病深雖杖不起故又須人扶也必

待言而后事行者謂大夫士居親喪及居君喪也不
許極病故須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而后行者
謂庶人居喪也其身不可許病故杖雖設輯而不拄
但面有垢容而已蓋子于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
一故也禿者損髮故男不免女不髽傴者虧膊故男
不袒跛者脚蹇故男若女不踊老若病身羸故皆不
止酒肉也八者王侯杖且杖而起大夫士杖而起斯
二條特言有爵受杖之正其外主人攝主而杖衆子
輔病而杖童婦不成禮不杖及庶人勞悴亦不杖斯
四條通言不必有爵而授杖及凡不用杖者之變又

其外禿傴跛各不備禮老若病不絕養斯二條則又
因杖而類言之也凡此皆權制也舊注八者類失之
方氏苞曰記于以節制後別言父母之愛同而服異
此以權制之最重且大而爲衆情所疑惑者故更端
而首列之此節婦人童子不杖二也扶而起三也面
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賈
疏闕庾氏父在爲母期之說而以應杖不應杖爲一
杖而起爲一恐未安應杖不應杖義各有當不得爲
權若以此爲權則凡禮中有無隆殺之節孰非以權
制者至以杖而起爲權制之一尤不可通以上有扶

而起下有面垢故不得不亟舉杖而起者以見其差等猶欲言婦人童子不杖而先舉授杖之制與其義也若父在爲母期乃權制之最大而所包猶多凡厭降之服皆統于此不屬之權制則於上三制無可附者杖者中制也扶而起與面垢者俱授杖則非權制可知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

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
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
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
謂臣下也
孔氏安國曰諒闇讀爲諒陰諒信也陰默也
孔氏穎達曰三年之喪君不言是記者引古禮
姜氏兆錫曰哀親者哀其恩也自不忘至憂其哀殺
矣此申美三年喪恩制節制之義而末稱古賢王以
實之也　又曰慈良猶言惻隱也君不言卽百官具

百物備不言而事行也臣下則必言而后行但不文其言辭耳此又申上文之意也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姚氏際恆曰二十五月而祥此云三年似湊合上三月三月以行文然前文亦多言三年與語孟諸書合

姜氏兆錫曰此又承上文而終美三年喪之制以深致教人之意也比及也自三日食粥之時成服至三

月而沐受服此一節也至十二月而練受練服又一
節也至三年而祥除服又一節也仁以盡愛知以察
理强以守志此仁知勇之三德也禮以治之義以正
之而五德備矣蓋所行者禮義而所以行者仁知勇
也先王制禮定于四制而君子行禮成于五德此其
理不可混用不可缺而相爲表裏始終者蓋如此而
凡孝子弟弟貞婦皆于此而可察矣言門内之治而
不及門外者章内多明父母之喪而恩制爲四制之
首故也百行皆本于孝而羣倫庶類莫不于是乎統
之學者可不盡心乎

方氏苞曰比終兹三節者句喪之節四而獨舉其三者曰終以久言也故不數三日之殯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孔氏頴達曰議而不及樂得議他事但不能聽及於樂也

姚氏際恒曰禮斬衰之喪以下引間傳文鄭亦以其與雜記異謂此與賓客非是說見間傳

姜氏兆錫曰此又通言五服之制以見三年喪之尤重也說見間傳

續禮記集說卷一百終

浙江書局重刊

高復祥校

戴克敦校

樊　熙校